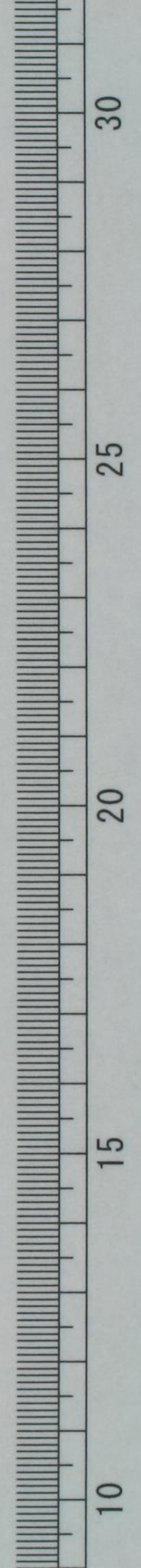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399  
34:11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繪

繪

徐子建  
雙  
蝴蝶寶卷

丙辰年仲夏出版

校正者

西江謝氏少卿

總發行上海文益書局

版權所有

分

杭州聚元堂書莊

所發

紹興聚元堂書莊

分售處各省大書坊

雲香

徐子建

朱金姐



卷之三



蘇氏

白羅山

新刻徐子建雙蝴蝶寶卷

蝴蝶寶卷始展開

諸佛菩薩坐蓮台

在堂大眾同聲護

自然降福又消災

忠孝名揚增福壽

奸盜和淫受災害

不宣前朝並後代

且說蘇州白羅山

且說宋朝太宗登位。講到山東登州府蓬萊縣裡。出有一个儒士。姓徐名馨。字子建。先父徐玳官拜禮部尚書。母親孫氏。誥命夫人。不幸父母雙亡。家有資財。子建七歲。姻配海甯縣內蘇奎之女。長女配于常州白羅山。次女配與小生岳父官拜左都御史。可惜他已亡故了。如今滿服打點成親便了。

子建年交十九春

忽然想起要成親

選定良辰並吉日

樂工花轎去抬親

迎娶新人蘇氏女

恭天拜地結成親

紅綠幃巾進房內

交歡和諧飲杯巡

徐馨出外陪賓客

親友散席各回程

蘇氏夫人武功好

自小習拳武藝精

三十六記先天法

七十二腿要傷人

子建元是書香子

文才乃對武女身

夫妻不和常相罵

東西兩宅住安身

迅速光陰容易過

日月如梭風送雲

不覺成親已五載

思想要討二夫人

子建思想蘇氏不睦。再娶偏房。即喚陸媒婆來。說媒婆云。事有湊巧。不是鄉間。即是本城興隆鎮上。有一人。姓朱名乾。身投翰林。現今嗚呼。夫人靳氏。有个小姐。名稱金姐。十分苦楚。难以度日。子建大悅。媒婆來到了朱宅。口稱恭喜。奶奶。小奴到此。非為

別事。只有本城徐尚書之子。夫婦不和。要娶偏房。靳氏道徐家之子。玉堂佳客。吾家小女。陋顏無貌。媒婆道。何必太謙。

男婚女嫁。理該應。不必謙言。說虛文。請問千金年庚。帖。茶禮一切多少銀。

靳氏聽說心中喜。描金帖紙。寫年庚。朱姓長女十九歲。七月十二子時生。

付與媒人將言說。財禮一百足紋銀。媒婆又至徐家宅。呈了庚帖。少爺听。

財禮言明一百兩。子建相謝陸媒人。選了黃道。並吉日。迎接新人。再做親。

定金小姐千金女。恭敬丈夫又慈心。子建朝夕文章讀。忽然想起幹功名。

徐馨告知蘇氏大娘。我要去求取功名。家中無人照管。雖有管家。不可信托。蘇氏道。

丈夫功名大事。不可錯過。吾有姐夫。在常州。名叫白羅山。姐姐前年去世。他人家中。

亦是豪富。何不去請他來家照應。可不憂也。

子建听说就動身。叫船來到常州城。至了白府。忙投帖。羅山迎接子建身。

主客分賓來坐定。子建啟口叫連衿。小弟思良功名就。為了家業一段因。

特請衿兄來照應。考試回來謝你恩。羅山便把賢弟叫。愚兄盲慰管事情。

況且貧忙功夫少。弟回家中另請人。子建道。羅兄。小弟特來相懇。不可推托。煩兄照應。羅山听说十分恭敬相請。只得下。

船。兩人談上說。不日來到山東徐州上岸矣。

蘇氏看見羅山身。眉花眼笑骨頭輕。口叫姐夫心歡喜。誰知羅山黑良心。

羅山心中想道。該死子建。他的妻子家私。皆是我的。想成一計。待吾寫封信。叫他帶。

至京中。私托吾姐姐。害死子建。心中足意了。

我有一封書札信。不可折看內中情。寄于吾姐名瓊珠。東宮皇后是他身。

相煩我弟來寄到。此信送去必高陞。子建相謝白兄長。家私一應托你們。

別了妻房蘇氏女。暗中喜送夫君。子建有祖上。傳下一對漢玉蝴蝶。一雌一雄。雌个付于朱氏二娘。雄个自身帶去。日。

后倘有不明之事。以蝴蝶為記。朱氏二娘。雙拋眼泪。子建分付一番。隨即動身上路。

前去考試便了。

子建別妻出了門。輕身移步船中存。路上行程來的快。不覺到了帝皇城。

恰遇朝廷開考試。三場得中狀元身。欽點狀元非小可。游街三日看皇城。

想着連衿書信事。即傳太監送宮門。不宣京中子建事。再說蘇氏在家門。

且說蘇氏在家。把朱氏二娘。十分磨難。自己與白羅山。百般逍遙快活。那白羅山思。

子建在京。不能回家。對蘇氏說。我們二人。把家私什物。搬回我家而去。與你結為夫。

婦。豈不兩全其美矣。

蘇氏大娘喜歡心。開言就叫丈夫身。相公計較多好多。心上蓮花朵朵生。

忙叫大船几十號 家私搬到常州城 金銀財物并器用 衣裳首飾遷于淨  
廿隻黃犬多帶去 梅香使女一同行 雖然眾人心不服 多怕皇上國舅親  
只有二娘在家住 仁義家人一徐興 從來世間無毒物 最毒只是婦人心  
却說朱氏二娘在家十分慘切。自丈夫出門之後。不覺已有孕在身了。正遇五月十  
八日午刻。產下一子。取名叫金寶。無奈吃用全無。幸虧徐興小本生意。供養主母二  
人。好可伶也。

朱氏二娘真苦伶 思想丈夫徐子建 杳無信息回家內 可有功名皆由天  
蘇氏虎狼心大毒 不剩奴上一文錢 幸得徐興良心好 扁担生意賺銅錢  
不宣朱氏心悲切 再說狀元喜歡天 金花兩朵插紗帽 丈二紅羅披在肩  
東宮皇后瓊珠女 見了書信笑容顏 托吾要奏昧心本 謀死狀元徐子建  
白氏皇后誑奏道 陛下今有琉璃國造反 此國利害非常 無人抵敵 今有新科狀元  
徐子建文武全才 能退得番兵 太宗天子准奏 傳出旨意 一道着徐子建兵出陣 不  
勝不能回轉 子建得了聖旨 尤如天打一般 咳罷了 人心堅如鐵石 那王法勝如爐  
灶也

子建領兵去出征 想着家中苦十分 叫我文人怎代武 何人奏我去提兵  
至了番邦心胆怯 神明暗助在青雲 他是文曲星下界 刀兵一動定太平

番兵殺得無逃走 降書降表進朝廷 只道回朝增福祿 誰知不能見明君  
東宮太監重納奏 未知何日召回京

且說朱氏二娘在家衣食不周 柴米全無 受盡凍餓 思想丈夫在京考試 信息俱無  
叫道孩兒吓為娘 養你到了九歲 應該到京中 找尋父親下落 金寶大哭道 母親小  
兒不認得父親面貌 故而不肯去 朱氏曰 小畜生 你身從何來 空養你只不孝之兒 金  
寶道 母親孩兒願往京中尋父便了

金寶聽說好傷心 辭別母親上路行 母親當下來分付 一路之上要小心  
金寶聽說言稱是 兩行珠泪落紛紛 母子分別真苦切 走一程來又一程  
打從九龍山下過 恰是金烏日西沉 並無客寓來歇宿 前無廟宇后無村  
不宣金寶路上苦 另宣義民出場人

自小生來胆氣豪 搶劫商賈本事高 獨佔九龍山一座 改邪歸正守富豪 我姓鐵名  
文奎是也 昔年作了响馬大盜 如今守富在家 改邪歸正 抬頭看見一个小孩兒  
品貌非凡 後有出身之日 便道小孩子 為何在此啼哭 家中何處 姓甚名誰 可有雙  
親 細細說來也

金寶看見泪紛紛 爺在上听元因 家住山東徐州府 小子姓徐金寶名  
父名子建求名利 進京九載未回程 母命尋父京中去 伏望爺上恕罪名

銖文奎道金寶我看你只小小的年紀况且又是單身獨自一人如何去得且到我家中。去學些武藝然後再去尋父不遲金寶聞言就跪于地下此時兩人對拜四拜結為弟兄便了。

金寶勤學武藝功 子建京中受皇封 家中二娘空遠望 一十二年信不通  
未知何人傷天理 奏本外邦戰番兵 送進降書來准奏 錯過一十二年春  
勅召回京來見駕 皇上御賜酒三盅 封了山西為巡按 七省查盤御史公  
先斬后奏除奸佞 上方寶劍不容情 子建又奏回鄉本 奉旨回家祭祖坟  
謝了聖恩歸家轉 官員相送下船行

子建得召回京蒙聖恩封為七省盤查御史上擊貪官下除惡棍信托下官子建思想船快如梭此地已是魯地了且到我家看上未知如何光景耳所得河內有只網船捉魚心中快樂高唱山歌也。

桅子花開心裡香 子建做官不回鄉 羅山結識蘇氏娘 財物金銀盡搬場  
可伶朱氏二姑娘 廿隻黃犬一淘行 了娘使女多帶去 就是雞犬亦不剩  
巡按聽見一呆想道家中蘇氏作賤又聽見漁夫唱哉  
桅子花開心內紅 子建京中信不通 蘇氏結識白羅山 南村改作了北村  
害得二娘飢凍餓 亏了徐興有義人 小本生意賺錢文 供養主母二個人

子建聽見漁婆在梢上姣上滴上亦唱哉。

巴結作官不為奇 但看子建世上稀 家中妻子羅山佔 枉在朝中着錦衣  
家私財物多帶去 可伶貞烈第二妻 赶了金寶去尋父 未知父子可相依  
再說巡按在船中听得毛骨竦然心中想道這明明羞辱吾的面皮分付船家與我捉住只網船也。

大唱網船慢點搖 唬得漁夫魂胆消 捉至船頭雙膝跪 要求大人恕一遭  
巡按道漁人你既唱山歌明明曉得他家依是快些說來你說得真賞你花銀十兩若有虛言把你重打四十已後不許再唱漁夫道待小人告稟也。

他姓徐來子建名 山東蓬萊縣內人 只為考試把京進 一十二年不回程  
家中有个蘇娘子 暗上起下不良心 就與羅山私結識 家財搬到白家門  
朱氏二娘貞烈性 娘兒苦守在家庭 仁義家人真个少 只有徐興好良心  
不從羅山多快樂 供養主母兩個人 朱氏家人多苦切 只望家王早回程  
要求青天高明聽 小人句句是真情

巡按聽得明白即賞花銀十兩漁夫拜謝而去巡按大人分付家人去辦一付漁筒簡板來家人奉了大人之命不多一時辦到巡按道吾去一年半載不可開船稍公道曉得那巡按獨自去了。



巡按私自上街行 漁筒簡板手中存 行到自己家門首 道情一曲試人心

春三月 百草生 桃花紅 楊柳青 當初有个呂蒙正 暫時落難不為貧

到後來高官爵頂 五六月 是暑天 熱如火 汗連連 當初有个范仲淹 剛个斷齏每食欠

至後來高官爵顯 八九月 秋景來 蟋蟀叫 雁鳴哀 當初有个匡仲圭 鑿壁引光讀書歎

到後來入閣為宰 寒冬月 冷氣生 寒露降 水為冰 當初有个蘇秦 不第回家親不認

到後來丞相在身 巡按高唱。內面驚動了徐興。出來問道。你是何人。子建道。我是江湖上唱道情的。徐

興道。今日一錢沒有。籽粒全無。快些別家去罷。子建道。只里高大房子。難道是沒有錢文。徐興說道。只因我家主人上京考試。一十二年未曾回來。杳無信息。故此如今貧苦不堪了。子建道。老人家。你將家事細細說來我听。徐興道。先生請坐。待吾告訴與你聽也。

家主姓徐名子建 進京考試十二年 請个白羅山管賬 連衿諸事盡托全  
誰知蘇氏良心壞 淫心一起不可言 結識羅山多恩愛 金銀財物拿過完

一應遭到白家去 二娘在家真可伶

巡按道我有小錠一個。蝴蝶一隻。付被二娘。他若盤問。說我到白家去哉。說罷一番。隨即動身而去。思想只白羅山奸賊。我乃好請他家中管賬。誰知他心不良。佔吾妻子。謀吾家產。雖是皇親國戚。豈可不知王法。古人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矣。

子建怒惱就行程 聽見旁人說元因 均說欽差來察訪 假扮私行唱道情

巡按听说多明白 更換打唱古賢人 休言巡按來求吃 再宣徐興老人家

手拏錠蝶來走進 告訴朱氏二娘聽 朱氏接在手中看 見了錠蝶大吃惊

我夫今日回家轉 現在何方去遊行 徐興回言白家去 二娘一聽唬了魂

不宣朱氏心願苦 再提常州白家情

且說白羅山與蘇氏。朝朝筵席。夜夜元宵。十分快活。蘇氏身邊有个贈嫁了嫁。名喚雲香。生得絕色。姣俏。紅粉標緻。羅山要他同房。雲香不愿。法身作賤。羅山要被苦頭。他吃。蘇氏道。相公。只个小孩人。不肯罰他。日間挑水。三百担。夜間挨磨到天明。打個兩只担桶。兩頭小。當中大。橄欖形式。名叫磨難桶。倘若撥子水出來。捉牢頭皮。罰他吃落。剥下衣衫。搭干。雲香思想。泪如雨下。不說雲香怨恨。再言巡按。私行到了白家門首。將身立定。唱一套欺心曲矣。

唱他一位惡心人 全靠皇上國舅親 孫氏三娘賣花到 見他美貌起黑心

一心強逼成親事 三娘便罵老奸臣 曹同罵得重重怒 頓時打死墓園亭

龍圖清官回衙到 孫氏三娘救還魂 惡人到後無結果 住場改作放牛墩

善惡若是無報應 天堂地獄少分明 快快去罷只里什么所在 亂撞討飯巡

巡按唱了一回 驚動內邊門公 說道叫化吓 快快去罷只里什么所在 亂撞討飯巡

按道官俞總要懇求發善心 你家不發善心 叫吾窮人到那里去討吓

門公便罵野賊精 這里皇上國舅親 打殺貧人無有罪 拷死叫化當眾牲

子建听说回言答 皇帝也有草鞋親 待他豪富來佈施 不該惡罵我窮人

門公聽說多火冒 耳光兵打連聲 即忙呼出一淘狗 咬斷筋來吃你心

官爺在狗房里呼出 那念隻犬來 那犬見了子建 義氣非凡 內中一隻犬王 隨身一

跪兩泪交流 一齊跪下拜他矣 眾牲有義人無義 能度眾牲沒度人

眾牲也有慈悲心 子建眼泪落紛 有个吃丐硬討飯 犬王見了不作声

門公一見惊呆了 連忙通報老爺听 門公听了就趕出 化子拖到馬房行

羅山見說心大怒 分付打死吃丐人 今夜饒了你的命 天明打死見門君

手足捆綁來吊起 滿身打的血淋 听得人声多寂淨 一夜啼哭到天明

將爺走出門外去 馬房花子哭声頓 苦傷心 雙手准是用繩捆 藤条打背

黄昏人靜一更深 不道今朝受極刑 黃昏人靜一更深 不道今朝受極刑

心中打得血淋 算來性命見冥君 如此傷心好惊人 我的天吓 要求仙

天救我命 想起當初讀書人 上帝君 得中狀元巡按身 路轉家

哀哀哭到交二更 聽見細船唱歌聲 唱得乱箭射胸心 哭声天吓 要想寬

門 榮耀在船存 情報報清 惡計生 謀我家財佔我產 奸淫吾妻

一命奄奄至三更 想着羅山壞肚腸 反把我身受災殃 我的天吓 世間毒

子 還佔一雲香 枉作連衿壞心腸 枉受皇恩在其身 我的天吓 今夜殘

得婦人腸 想起朱氏二夫人 苦人身 少年寡居守家門 一十二年

三更過了到四更 好對妃央兩處分 不能超度女終身 我的天吓 今夜殘

春 不見朱氏身 想必將爺又來臨 虎狼能 把我吊在馬房門 娘子不知

生活不成 想必將爺又來臨 枉受皇恩在其身 我的天吓 要到陰

五更雞叫大天明 想必將爺又來臨 虎狼能 把我吊在馬房門 娘子不知

情 苦讀詩書白白能 冤情嗆人問 枉受皇恩在其身 我的天吓 要到陰

司告閻君 子建一夜哀七哭 驚動隔壁挨磨人 雲香連忙來走進 你是何方那里人

偷他什么東西物 因何在此受史刑 子建回言姐姐听 難人姓徐子建名

家住山東蓬萊縣

娶妻蘇氏朱氏身

贈嫁了媒人四个

只有雲香是能人

雲香听说雙流泪

元來是我舊主人

既有官職來到此

好把冤情伸一伸

為何要扮求乞到

魚入網中怎脫身

子建說與雲香曉

可能相救下官身

多謝你來救亡我

不負相救報你恩

雲香說老爺我與你

結為兄妹可能相救

子建說道使得的

雲香就連忙走到了大

房受苦求老爺開恩

放他去罢白羅山道

放你哥亡只要依我

一件事做个小夫人

同眠一宵就可是矣

雲香說與老爺听

主翁件亡多依允

羅山分付將人放

蘇氏啟口罵連声

從來未有親兄長

賤人說話不可听

既有阿哥來領進

待吾認亡再理論

雲香听说流珠淚

尤如天打一龍能

且說雲香無計可施

只得無法將他領進

廳上跪下道老爺奶

上奴婢哥亡在此叩

見蘇氏道為何面上

血跡雲香道昨日被

將爺們打得這如此

的蘇氏又說道你快

點去取一盆水出來

洗得干干淨淨待我

來細亡看清可認得

么雲香一听得此言

驚得魂不附體也

雲香取水真唬呆

子建心中急殺哉

不洗面孔到也罷

洗了必定看出來

洗淨面孔細細看

蘇氏一見卓然京

認道花子那一个

就是冤家到門來

蘇氏道不好了冤家

到哉就是徐子建羅

山道連衿回來没一

同回去將傢伙什物

一應送去蘇氏道相

公差哉

蘇氏說與羅山聽

枉作男子讀書人

你是朝中親國舅

那怕乞丐姓徐人

當初胆子也斗大

如今胆小菜子能

耳熱眼跳睡不着

我今逃出外邊行

羅山逃出門外去

蘇氏大娘起毒心

不認夫妻親結髮

吩咐打死命殘生

子建啟口把妻叫

賢妻在上听元因

你我夫妻姻緣分

看得我身是蚯蚓

你父作了都御史

你身閨閣女千金

放你丈夫回家去

剪肉燒香報你恩

蘇氏道狗頭怎說結

髮哈人認得你這討

飯叫化子羞辱皇親

該當何罪分付家將

打死這个狗頭埋在

後花園內再端正門

板一掃爬頭釘五个

將雲香釘死在門上

眾人一齊答應矣

家人奉命狼虎形

子建打死不還魂

又將雲香活釘死

三魂六魄赴幽冥

開了丈二深坑墓

倒埋尸首好傷心

上面雲香尸首葬

下底墓的子建身

石皮盖好不好看

外面又用鬆泥淋

鐵樹一顆面上種

巴巴落落不起生

並無有人把冤報

嗚呼一命枉死城

三魂來到家庭內 托夢朱氏二娘听 名叫子建親夫主 上京考試中頭名  
東宮皇后來保奏 出征外國十二春 征伏外邦來旨召 勅封巡按出京城  
听得漁夫山歌唱 蘇氏羅山串通情 思想自家把冤報 被他拿住不能行  
便叫家將來捆綁 拏我吊在馬房門 可憐一個雲香女 一同釘死命歸陰  
握開丈二深坑壘 倒葶尸首在園亭 上種鐵樹石板蓋 千年萬載不超生  
快把親夫冤來報 速去開封把狀呈 朱氏夢中來惊醒 哭叫相公丈夫身  
天明便喚徐興到 設立牌位供魂灵 不言朱氏二娘事 再宣金寶回家門  
却說金寶在九龍山與鐵文奎結拜兄弟 不覺三年武藝精熟用八十斤大及鉄骨  
頭老三用三百斤一對銅槌金寶道文奎兄我奉母親之命出外尋父到此已今三  
載未知母親怎樣我想回家一走為此告知文奎道賢弟要回府為兄與你一同而  
去金寶又道承兄美意文奎將家務料理然後二人乘馬上路也  
弟兄上馬快如風 不多几日到山東 行到自已家門口 二人下馬入所中  
徐興家人來迎接 口中即便叫相公 金寶走至內裡去 聽見母親哀声  
又見娘把孝服帶 供有靈位在堂中 年小未知其中意 此時一見大吃惊  
金寶上前叫道母親不肖孩兒回來拜見了朱氏道只二位官人那个是金寶金寶  
道只位是我結拜恩兄週濟三年學些武藝與他兄弟相称朱氏道多蒙賢侄照應

請問姓甚名誰文奎道伯母大人我小侄姓鉄名文奎也

朱氏就說金寶听 可曾尋着父親身 兒去三年無信息 做娘日夕挂在心  
父親進京狀元中 加封七省巡安身 私行假扮道情唱 來到常州白家門  
羅山蘇氏毒心起 打死父親墓園亭 石皮上面種鉄樹 倒埋尸首好傷心  
昨夜三更得一夢 叫吾開封把狀伸 朱氏說完嚎啕哭 金寶哭死又還魂  
文奎細問根由事 朱氏一一說分明 文奎道天下有只等事情么吾要打到他家去來不放他安逸的金寶道恩兄小弟  
與你一同而去

朱氏听说卓然惊 二兒此去要小心 蘇氏氣力多利害 裙腿着身不非輕  
七十二脚裙裡腿 三十六記要傷人 文奎說道不妨事 昆仲二人般上能  
別了母親來上路 快馬赶到常州城 且說二人赶到常州至白家細一看週圍是河只有六条名曰吊橋日間放下夜  
晚吊起此時日落西山橋已吊起無可行走文奎道只好跳過吊橋三人在馬加上  
三鞭文奎湧身跳過吊橋金寶不敢文奎道賢弟大胆金寶也是湧身一跳踏濕一  
只馬足但見牆壁十分堅固走到后門已關了而且多是鉄門二人抄到前門亦是  
緊上閉着思想即得打進鉄骨頭老三手執銅槌將門兩槌又連兩脚把兩扇鉄門

已今打倒了。

弟兄二人打進門

驚動八位管門軍

歐打皇親該何罪

一齊動手鬧盈亡

門門棍子流星樣

惹得文奎怒生嗔

一拳打開七八個

駭壞家中白進興

報與蘇氏娘上曉

分付捉進火牢門

正在堂前來吵鬧

忽見二人到來臨

蘇氏道。你只小畜生。那裏來的。打壞我家牆門。該當何罪。金寶道。我們父親徐子建

到你府上來的。故此特來相見。蘇氏聽見此言。尤如天打一般。諒約他的孩兒。已經

如此長大。咳。迺未如何如何。

蘇氏啟口罵畜生

你父從未到吾門

不見你父面長短

為何問我討父親

打壞我門該何罪

剥你皮來抽你筋

金寶啟口將言說

我父與你結了親

文奎便罵老妖婦

今朝與你見分明

蘇氏大娘心焦燥

裙腿一脚要傷人

文奎此時來招架

一隻小脚接手中

意欲將撕分兩半

蘇氏跌倒喊救命

蘇氏道。小孩子。放開我手。還你爹。便是。文奎一呆。放脫了他。淫婦道。大戰一眾家

將齊來了。此時日落西山。分付點燈。誰知越戰越多。文奎道。兄弟不好了。性命不保。

只得將火打陰。二人踪在齋匾裡。着他殺得落花流水。真。好快活也。

听得槍刀兵聲

自家將殺自家兵

有的削落面頰骨

有个戳散眼仙人

也有斬去手膀子

血踐為泥見冥君

蘇氏天明來看見

家將只剩二三分

再言蘇氏現着天明。見殺死地下之人。乃是自己將官。見在齋匾內。跳下二人再

戰。蘇氏抵敵不住。就望灶前地穴內逃避。他兄弟二人。追到廚房內。人已不見。只見

蒸籠內魚肉。吃了一飽。連忙走到後園。見了鐵樹。兩人用力拔起來。哉。

二人生來本事高

鐵樹拔起看分毫

下有石皮來撓起

還有女子墜行倒

未知可是生身父

滿身血跡好苦惱

咬指滴血無着錯

金寶哭死還魂了

急忙搗尸把園出

吊橋溜起好心焦

却說鐵文奎。一對銅槌。插在腰間。右手掛了馬。左手銜了兩個尸靈。將身跳過河去。

迺金寶亦不能跳了。文奎將尸靈裝在馬上。將身又跳過來。將金寶連人帶馬一掛。

湧身一跳。就過去了。兩人合馬一全而行也。

二人上馬便行程

馬快如風不留停

急上行至山東地

二人下馬進牆門

朱氏二娘心悲泣

一声哭死又還魂

接了夫尸泪不住

親兒一旁好傷心

十二年來多吃苦

妻子日夜挂肝心

既以在朝為官宦

何不奏上聖明君

何作吃丐遭凶手

死後迺得又還魂

夫死豈能重又活

快到開封把狀伸

且說兄弟二人。來到開封府。打鼓鳴冤。叫屈連天。包公正在暗想。昨夜自家花園土

地。告羅山謀佔徐子建的妻子家財。子建亦被他打死。連了娘一全釘死。葬在後花

園。正要喚張龍趙虎。捉許白羅山。忽听的外面堂上。擊鼓連聲。包公立刻坐堂。便問

姓甚名誰有何事情快些說來便了。

我姓徐來金寶名家住山東登州城

父親子建求名利

羅山蘇氏起毒心

謀吾家財田共地

我父京中來回轉

私行假扮唱道情

求乞來到白家去

雲香了娘來相救

一同釘死園中存

夜間托夢母親曉

母親與兒說分明

收拾二个死尸靈

伏望大人來判決

察訪情由治凶人

包公听得大怒道天下有只等強徒速差張龍趙虎將二人押回家中去取尸靈到來包公自己即往京中待等五更三點奏上萬歲臣包拯懇求陛下要借三件法寶

萬歲分付取溫涼帽戳活棒遠魂珠三件法寶付於文正問曰愛卿有什么冤枉事

情文正曰臣回衙救活此人同來奏明矣

包公立刻到開封尸靈取到衙門中

尸靈頭戴溫涼帽戳活棒捺在手中

差了張龍並趙虎

况他亦是皇國舅二來蘇氏武功能

二人回到家中張龍與妻李氏趙虎與妻陸氏商酌两个婦人多是一樣計謀均說

脩一个請帖只說大人請酒哄他上堂便了

張趙二人妙計生假帖一封請奸人一程來到白家宅相煩門公通一信

門公走進連忙說道啟上老爺有請帖在此羅山一看哈哈大笑包文正請我吃酒

想必要我銀子我也不坐轎不代跟人獨自而去便了

羅山移步走出門不帶家丁一个人一程來到開封府鎖鍊加在羅山身

包公立刻升堂坐威風赫赫喝一聲

包公罵道忘八你為奸徐子建之妻謀他家財那子建尋到你家被你打死了娘相

勸又行釘死同埋后園你不知皇子犯法庶民同罪快些招來罷

羅山听说叫包公我在家中讀書文我今不做奸心事青天何故冤枉身

包公分付上刑具夾棍一夾痛死人悠亡死去還魂轉說是蘇氏惡計生

張趙二人領令去連忙去捉很婦人不多一刻來到蘇氏淫婦到衙門

啟稟大人蘇氏捉到了包公道叫他上來蘇氏上堂包公道你這惡婦為何打死丈

夫釘死了娘一一招來免受刑法蘇氏道大人聽稟

蘇氏啟口叫青天我夫山東徐子建姐姐配于白羅山我住姐姐白家間

丈夫進京路上死未曾來到我門前包公听说就大怒口罵奸淫女妖精

分付衙役刑法上十指連心痛難言首足打得鮮血出骨骸撒脫不連棒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一撓一拐口中說 看你老爺活幾年 包公見他不招認 再將立攏子得捺  
蘇氏迺肯來招認 悠亡一命赴九泉 冷水噴面還魂轉 口中仍舊似鉄鉗  
包公吩咐內堂叫他丈夫出來子建走出大堂文正道羅山只个什麼人蘇氏一省  
大吃一驚這是何人救活的吓

羅山一省啞瘖亡 蘇氏見了唬吊魂 啥人救活人兩個 冤家遇着對頭人  
看來此事瞞不過 一一從頭來招認 看見姐夫生得好 家私什物搬干净  
是我謀死親夫主 釘死了環是我行 小人句句真情話 仰望大人恕罪名  
大堂之上把供畫 推入監中受苦刑

包公分付徐子建金寶鉄文奎雲香四人一同回去  
四人此刻下舟了 不多几日山東到 朱氏二娘來迎接 徐興迎接主人叫  
夫妻相見心中喜 一悲一喜還算妙 可恨蘇氏無道理 幸得今日回家了  
口道今生不能見 幸得包公大人好 又謝文奎賢侄子 再謝徐興良心好  
金寶拜見親父母 骨肉團圓迷迷笑 一家懽樂多恭敬 想着上坟去祭掃  
不宣徐家諸般事 再提包公話声高

却說包公分付張龍趙虎將白家財產一應付與徐家再把白羅山蘇氏二人押到  
法場取上方寶劍梟首示眾

羅山蘇氏惡心人 囚車扛到法場中 包公自己來監斬 黃旂插在當背心

羅山開膛並破肚 魚鱗剔了蘇婦人 抽腸拔舌皮來剝 首級號令常州城

鄉民百姓多稱說 遺臭萬年是古聞 包公隨到京中去 先斬後奏治萬民

包公奏曰臣啟奏萬歲今送回三件寶貝因有常州白羅山謀佔徐子建的妻子家  
財又把子建打死了娘相勸一全釘死倒墜花園花園土地到吾面前告稟天明徐  
子建之子到臣衙中喊冤臣因此將子建了娘救活蘇氏白羅山斬首示眾伏乞主  
上赦罪欽哉謝恩萬歲萬歲

當今天子喜懽心 御酒三杯賜愛卿 羅山雖是皇國舅 犯法從來不認親  
子建得勝為巡按 誰知可伶受災刑 聖旨一道來傳出 召了子建到京城  
包公謝恩出朝去 回到開封府衙門 聖旨到了山東地 子建跪接喜懽心  
即行起身京中去 巡按俯伏見明君

啟上萬歲臣蒙恩賜臣還鄉不幸遭難幸得鉄文奎盜尸包公救活但得山西衙  
署理事臣該萬死

太宗天子喜懽心 愛卿死去又還生 皇恩特召封官職 鉄面無私包文正  
勅封文奎大元帥 忠心耿耿報君恩 子建封為大學士 朱氏一品正夫人  
了娘雲香真烈性 恩封一品后妃身 子建在朝三年滿 為官清正明如鏡

意欲要想回家轉 奏明皇上得知情 太宗天子忙傳旨 奉旨告老回家門  
光陰迅速容易過 金寶上京中頭名 高中狀元徐金寶 文武雙全件件能  
皇上准奏大喜。即召金寶到武場去。隨即跑馬射箭。又使大刀。眾官見了个个稱好。  
奏明萬歲。勅封文武狀元。金寶叩首謝恩也。

文武狀元姓徐人 遊街三日看皇城 班中有个張閣老 家中有一女千金  
入贅狀元為女婿 皇帝作伐做媒人 選定良辰並吉日 樂工花轎去迎親

徐府門上連三報 奉旨回家見双親 半朝鑾駕來相送 各州縣里接大人

回家見了爹和母 名班好戲待諸賓 奉旨起造狀元府 多是皇上國課銀

張氏後來生三子 取名邁達進三人 讀書進京來考試 君皇取中三甲身

當今天子招駙馬 就是徐進小官人 文武百官齊賀喜 皇恩賜名叫徐璋

徐鉄兩姓常行善 子孫代代做公卿 羅山蘇氏奸心惡 陰司永墮鉄圍城

善惡若是無報應 天堂地獄不分明 蝴蝶寶卷宣元成 諸佛菩薩喜歡心

徐子建雙蝴蝶寶卷終



